



甲賀忍法帖

「目」山田风太郎・著

刘怡祥 译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甲賀忍法帖

「日」山田风太郎・著 刘怡祥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甲贺忍法帖/(日)山田风太郎著;刘怡祥译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6. 3

ISBN 7-5378-2848-2

I. 甲... II. ①山... ②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07975号

甲贺忍法帖

*

(日) 山田风太郎 著

刘怡祥 译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并州南路199号)

*

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字数: 217千字

印张: 17(插图: 16幅)

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378-2848-2

I·2776 定价: 23.00元



目 录

德川家的秘事 / 1

甲贺罗密欧与伊贺朱丽叶 / 21

破虫变 / 41

水遁 / 61

泥之死假面 / 80

人肌地狱 / 103

忍法挑战书 / 117

猫眼咒缚 / 131

血染红的晚霞 / 153

魅杀阳炎 / 170

忍者不死鸟 / 188

破幻之际 / 210

最后的胜负 / 229

德川家的秘密

一

天守阁高七层，叠如舞扇。以此为幕，两名男子正一动不动地对峙着。

阳光忽而明艳，忽而阴霾，二人的身影也随之或清晰或朦胧，如同要逝散的烟雾。纵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他们，却都像被蒙上了轻纱，仿佛注视的对象随时都会突然消失。

却没有一束眼光片刻离开。两名男子仅五米之隔，凌厉的杀气牢牢烙印于每个人的视觉中枢。虽然如此，两人的手中却都未持任何武器，仅仅赤手空拳。如果不是两人刚才在院中使用的“忍术”让众人大惊失色，或许杀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明显。

其中一人名叫风待将监。

此人年龄约在四十上下。额头隆起，脸颊凹陷，红色的小眼珠闪闪放光，相貌丑陋得可怖。背部如同患了佝偻一般，形成鼓胀的圆球，手脚异长，呈灰色，前端异样地张开。草鞋中露出的脚趾和手指，每根都极像一只大爬虫。

就在刚才，此人曾和五名武士一较身手。

将监虽然手携长刀，姿势却像田野里吓唬鸟兽的稻草人，看不出什么过人的武艺，而那五武士却都是柳生流的一等高手，本来想借人数优势速战速决，但当他们看到风待将监的架势，都已目瞪口呆。

“啊！”突然，武士中的两人踉跄闪开，同时用单手捂住双眼。将

监已经无声地展开了攻击。余下的三人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，也都只好慌忙迎战。双方拔剑即说明战斗早已开始，而自己居然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出的手，三人一边为己方的不觉而愕然，一边挥刀向将监攻去。

将监向天守阁的石垣疾奔，借此避开三把如旋风般杀至的长刀，爬上石垣，令人吃惊的是将监居然没有背向敌人。换言之，其四肢反向吸附在石垣之上，而且还不能说是四肢，因为他的右手依然拿着长刀，所以仅是左手和双脚附着石垣，那姿态仿如一只在巨石壁上移走的蜘蛛，待爬到离地面二米之后，将监俯视着三名武士，突然笑了。

然而笑的仅仅是将监的嘴。刹时，从将监的嘴部飞出一物，三名武士同时用手捂住双眼，慌忙向后退去，先前的两名武士依旧以手覆面，还在挣扎之中，风待将监背向石垣悄无声息地降到地面。谁胜谁负，一目了然。

与此同时，伊贺名曰夜叉丸的年轻人也刚同另外五名武士交过手。

说是年轻人，不如说美少年更合适些。尽管夜叉丸穿着出自山野的粗布衣衫，可樱花般的脸颊，熠熠生辉的黑瞳，都堪称青春之美的凝聚。

面对五名武士，夜叉丸并未使用佩在腰间的弯刀，而是手持一根纤细异常的黑色绳索。似乎受力便会断裂，但它即使触碰刀刃也如同钢丝般坚韧。正是这根绳索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。日光下展露它令人眩目的反光，阴霾罩日，它又可完全消失不见。

忽然间，一把利刃被这可怖的黑绳卷住，高弹到空中。接着黑绳发出一声锐响，直逼众人耳膜，两名武士各自捂住大腿和腰应声跌

落。黑绳经夜叉丸双手的牵引,分成两根再次攻出,余下的两名武士不仅没能接近夜叉丸,还在三米之外就被勒住脖颈失去了知觉,如同被绳索套住的困兽。

随后才知,那黑绳经独门绝技由女人黑发织成,并涂有秘制的兽油,只稍接触皮肤,便会发出铁鞭般的打击力。被击中大腿的那名武士,其伤口就像被利刃切过一样绽开。而且黑绳的攻击范围可达十几米远,能够像生物一样回旋、翻转、切割、曲卷、斩杀,威力惊人。再加上黑绳与刀枪等武器不同,对手几乎无法通过夜叉丸的位置、姿势来判断他的动向,因此不要说攻击他,即便防御也相当困难。

现在,这两位各自击败了五名武士的奇异忍者,一声不发地对峙着,就像魔魅一般。

天守阁上空初夏的薄云渐渐散去。白云溶化于蓝天其实只在弹指间,不知何故却让人感觉如永劫般漫长,仿佛经过了无限岁月……

风待将监的嘴突然笑了。迅雷不及掩耳间,夜叉丸手中的黑绳发出凌厉的锐响,如旋风般向将监斩去。一刹那,几乎所有人都产生了一个幻觉——一只巨大的灰色蜘蛛伏向地面。接下去的瞬间,人们才明白将监已经巧妙地避开了黑绳的攻击,他保持着爬行的姿态,从看似微笑的口中吐出一块淡蓝色的粘块,“嗖”的一声飞向夜叉丸的头部。

淡蓝色的粘块飞到夜叉丸面前的空中,突然消失了。夜叉丸的身前,张开了一张圆形的纱网,将监察觉到这是夜叉丸用另一只手旋转黑绳而成,脸上第一次显出了慌张的神色。

将监的四肢依旧紧贴地面,“噌噌噌”地向后方逃去,酷似一只甲虫。他以头朝下的姿势,瞬间攀上了天守阁扇形斜面的石垣,让在场



的所有人都大为惊叹。

将监赶在夜叉丸的夺命黑绳近身之前，跃到第一层白壁上，顷刻间已消失在唐破风[译注：破风是日本式建筑屋檐处合掌形的装饰板。唐破风是中央部呈弓形隆起、左右两端部反转而上的曲线形的破风，是日本桃山时代的建筑特色之一。]的阴影里，并“嗖”地向下吐出一块粘液。但夜叉丸的身影早已不在那里，他用黑绳的另一端勾住屋檐，身体悬吊在半空中。

天守阁青铜的屋脊上，当将监切断黑绳的攻击时，夜叉丸已将另一条投了出去。晃动的蓑虫投下死亡之绳，跑动的蜘蛛吐出魔魅痰液。初夏的薄云令人目眩，这场天空中的决斗，明显已不是一场人类之间的战斗，而是妖异的动物，或者说是一场妖魔间的搏斗。

众人如同梦魇般注视着这场搏斗，这时老城主举手环顾左右，说：

“好了，到此为止吧！半藏，告诉他们，这场胜负留到以后再说。”

天守阁上的决斗已经移到了第三层。很明显，这样下去不止单方必有一死，双方都将失去性命。然而老城主说的下一句话却是意味深长。

“不能让这场搏斗变成别人眼中的好戏。别忘了，骏府城内到处是大阪方面的间谍。”

老城主就是德川家康。

二

庆长十九年四月末，骏府城。观看了这场不可思议的搏斗的人，不只是大御所德川家康。[译注：德川家康在1603年创立幕府后，为了确

任将军的世袭制，便在1605年将位置传给秀忠，自称“大御所”并移居骏府城，与江户的秀忠成为两个政治体系。1616年，德川家康过世，德川秀忠才正式掌握将军的大权。]

除了将军德川秀忠，还有御台所江与[译注：日本古时对大臣、大将和将军等人妻子的敬称。]，两人所生育的竹千代、国千代兄弟俩，以及本多、土井、酒井、井伊等重臣和金地院崇传、南光坊天海、柳生宗矩等人。换句话说，草创期的德川一族及所有幕府的首脑都聚集在这里了。联想到德川家康于这一年的十月发起的“大阪冬之役”，[译注：庆长十九年(公元1614年)时的日本处于战国末期，家康已经在骏府隐居了九年，儿子秀忠则以第二代将军的身份正式君临幕府。由于前一年家康已在二条城接见丰臣秀赖，国内局势看似维持和平稳定，然而从庆长十九年起，德川家康终于对始终不肯臣服的丰臣家不耐烦了，挑起了目的在于消灭丰臣家的战争，即这一年的“大阪冬之役”和次年的“夏之役”。之后丰臣氏灭亡，德川氏正式统一了日本。]刚才家康所说的“大阪方面的间谍”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不过，在这些齐聚一堂的大人物中间，还有两名异类。与其说是异类，不如说更像天外飞来的陨石，因为这两人不论夹在哪群人的中间，都会给人留下陨石般阴冷的印象。

他们是坐在家康稍前方约隔五米的两位老者。二人皆是满头白发，老年男子的皮肤如同皮革般黝黑发亮，老年女子的皮肤则冷冷的没有血色。虽然如此，两人却都有着不可思议的精气，不亚于率领千军万马的骁将。

刚才还互相对峙的两个男子，现在却如风一般跑近，风待将监朝向男性老者，夜叉丸则朝着女性老者。分别拜在两位老者的跟前。

两位老者无声地点头示意，令人生畏的眼神却一直盯着对方的



甲賀忍術

忍者。男性老者朝着夜叉丸，女性老者则朝向风待将监。

“辛苦了。”

家康的话出乎意外，没有偏向任何一方，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向身边：

“又右卫门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不胜惶恐。”柳生宗矩低头答道。

宗矩被任命为但马守是日后的事情，而德川家剑术宗师的地位，则在当时就已经确立了。

“虽然臣下以为对忍术已有了解，却未料到竟有如此凌厉之势。比起刚才弟子们的丑态来，”宗矩的额头渗出了细细的汗珠：“臣下竟然不知与柳生庄园相邻的伊贺和甲贺藏有这样的忍者，实在深感羞愧！”

家康不仅没有责备宗矩，反而点头表示同意：“半藏，你让我们大开眼界啊。”

陪侍末席的服部半藏虽然双手扶地，年轻的脸上却充满了会心的微笑。

“半藏。给甲贺弹正、伊贺阿幻，还有那两位忍者赐酒。”

接着，家康的目光从迅速走向两位老者的半藏身上移开，环视左右。

他的一边是长孙竹千代、乳母阿福、师傅青山伯耆守以及土井大炊头、酒井备后守、本多佐渡守和南光坊天海等人。

另一边是将军秀忠、御台所江与、次孙国千代、师傅朝仓筑后守、本多上野介、井伊扫部头和金地院崇传等人。

家康深沉的目光，不禁让众人一下子都紧张起来。因为从大御所家康的口中，即将发布一道令人吃惊的命令，那是关系到德川家的继

承者的命令。

换言之,这将决定德川家第三代将军的继承人究竟是竹千代,还是国千代。

家康已经七十三岁。

他正在筹划给大阪发起最后的一击。丰臣秀赖听从家康的劝告,为了供奉丰臣秀吉而在京都东山修建了大佛殿,四月中旬就要开始铸造巨钟。为了建造这大佛殿,大阪方面花费了大量的钱财,本身就是家康的远谋。而家康和在座诸位家臣早于暗中决议,一旦巨钟铸成,就以钟上铭刻的文字为借口向丰臣开战。众所周知,家康后来指责丰臣家借“国家安康,君臣丰乐”八字对自己下咒,这个借口近似无理,但对于家康而言,只要能够找到和丰臣家决裂的口实,他并不在意是什么样的借口。此事令家康暴露了一生忠厚的伪装,给世人留下了“老狐狸”的绰号。家康毕竟七十三岁了,已经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衰弱,所以他对丰臣家的忧虑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一旦开战,家康肯定会赢。到底多久才能攻陷敌人的城池,是一年还是两年,这就不是计划所能控制的了。到底自己能不能活到大阪城最后的战火熄灭,心里也没有保证。

家康在自己生命的余晖中,突然发现大阪城变成了一座高耸的黑影。在那余晖的彼方,他还看到一个更大的阴影,仿如一个梦魇。

那便是家康死后德川家族的去向。到底让谁做秀忠的继承人,是长孙竹千代,还是次孙国千代?

家康难以按照长子继承制选择长孙有他的理由。看到这对十一岁和九岁的年幼兄弟,他自己也不得不犯难。虽然两人都是自己的爱孙,但是长孙竹千代却患有口吃,不仅说话有些结巴,头脑也略显愚

笨。相比之下次孙国千代则可爱得多，聪明伶俐。到底是选愚笨的长孙，还是聪明的次孙？

为此烦恼不已的家康，不禁想起了自己儿子们的往事。三十五年前，家康曾经失去了长子信康。当时织田信长怀疑信康勾结武田，为了德川家的存续，家康不得不含泪杀死信康。而家康派去向信康传达切腹命令的，正是伊贺组的首领服部半藏。

后来家康经常为信康之死而自责。关原之役时，家康就曾感叹：“上了年纪这把老骨头真是不行了，要是那孩子还在的话，也不至于如此。”这里家康指的就是信康。可见信康对于家康而言，是怎样一个值得依靠的虎子。如果信康没死，也不会有后来的继承人之争。

家康另有次子结城秀康，三子秀忠。出于各种考虑，家康选择了笃实的秀忠作自己的继承人，秀康因此极为不满，经常闹事，由于了解秀康勇武的性格，家康和秀忠也很难处理。

正因如此，家康从心底知道承继之事的难度。也不仅是德川家，织田信长花费半生精力才平息其弟信行的叛乱，也是家康亲眼所见。承继之事是所有大家族，在所有的年代，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。

知道是难题，反而更费心思。家康心里也清楚，比起长孙竹千代，秀忠和御台所一直对次孙国千代偏爱有加，家康自己也是默许的。而家康更知道，现在德川家的内部已经分成了竹千代和国千代两派，双方在嫉妒和反感的驱使下明争暗斗。

秀忠暂且不说，御台所江与和竹千代的乳母阿福都是性情刚烈的女子，双方自然互相排斥。江与的母亲是织田信长的妹妹阿市，阿福则是逼死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手下第一重臣齐藤内藏助的女儿，仇恨的渊源也很深。阿福后来成为了春日局。〔译注：“局”是对侍奉于将军家的地位尊贵的女性的敬称。春日局是对三代将军家光的乳母的尊

称。]而且,其他的侍妾、师傅和重臣们也都分成了两派。竹千代方面有天海、土井、酒井。国千代方面有崇传、井伊。阴险冷静的本多佐渡和上野介甚至分成了父子两派各为其政,勾心斗角。

是年冬,有人发现阿福喝的茶被事先下了毒。与此同时,国千代也在夜里遭人暗算,好不容易才脱险。

这样下去可不行!

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,或许攻陷大阪城的同时,德川家也会土崩瓦解。

到底如何是好?就连“老狐狸”家康也感到焦躁和苦恼。严格按照长子继承制来办?万一长孙变成昏君,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悲剧,对于家康这位战国乱世的幸存者来说,昔日往事历历在目。如果不按顺序选择聪明的次孙呢?由此引发的纠葛,家康从秀康和秀忠身上也是深有体会。这个问题是如此严峻,以致后来家康做出一项重大决定,专门为德川家制定了《神祖御定法》。即便这样,历代将军的继承问题也都曾引起轩然大波。也只有家康,此时就已看出这不仅仅是有关第三代将军,更是有关德川家族千年命运的大事。

为此,必须立即解决这场继承人之争,而且还要两派都得认可。可是,长年积累下来的家族恩怨和感情裂缝,又岂能当下和解?而且,事不宜迟。这事必须在我家康最后的生命,以及最后的大战之前,加以解决。而且更重要的是,不能让大阪方面知晓德川家这场内部的纷争。

早春某个下雪的傍晚。家康把天海僧正请到骏府城内,两人在密室相对而坐。名义上,这是为了继承天台宗的正统,实际是两人谈的正是将军继承人的事。天海在闭目沉思之后,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解决

方案。

“总之无论是用理还是用情，双方都不会轻易接受……这样如何，干脆让双方各自派出代表自己的剑士，通过剑士的决斗来决定继承人。”

家康睁开双眼，望着天海。南光坊天海尽管属于竹千代派，可同样也为德川家的继承人问题煞费苦心。

通过剑术高手的决斗来决定两派的命运！这真是一个和武士名门相配的方法，充满男性的色彩，另一方面也过于单纯。就连“怪僧”天海，在遇到家族之争时，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
“想法不错。但是，论起剑术的胜败，就和时运有关。要是承认时运就是命运还好，如果是不愿轻易承认命运的女人可就不好办了。单单一对一的决斗，能够让其信服吗？”

“那就三人对三人。”

“为了选出这三个人，两派恐怕都会发生一场内讧。”

“那就五人对五人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十人对十人。这样的话，双方可以尽遣精锐上阵，既跟时运无关，也不会有任何借口。”

家康开始点了点头，后来又加以否定。

“十人对十人的决斗，两派固然再无借口，可是，要选出十名剑士的话，事情必然会传播开去。土井对井伊，酒井对本多……让他们一战的话，既很残酷，也无好处。不仅如此，还会加深双方的矛盾，甚至让矛盾公开。这可是德川家的重大机密，不能让大阪方面知道。”

天海半闭着眼，听着落雪发出的响声。深殿幽寂，让人仿佛置身深山老寺之中。他突然睁大双眼，对家康说：“忍者。”

“忍者？”

“那么，使用忍者的话怎么样？落雪之声，让老纳想起以前在江户麹町安养院听上代服部半藏说起的往事。甲贺和伊贺两个忍者世族，自源平之争起，就素不和睦，视对方为千年的敌人……因此，至今他们仍然隐藏于伊贺和甲贺境内，只是因为和服部家的约定，才相安无事。如果服部家放手让其一搏，两族必定会展开一场血斗。他们之间的恩怨，让半藏也叹息不已。不如就让这两族忍者分别代表竹千代殿下和国千代殿下，请服部家下令让他们决一雌雄，如何？”

天海的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笑容，

“这样一来，不仅不用担心秘密被大阪方面知晓，而且就算两族拼个你死我活，也不会给德川家的武士造成任何损害。”

家康沉思良久，终于好似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又是服部。不仅信康之死，就连这次决定我孙辈的命运，也还得依靠这伊贺的忍者吗？”

一丝苦笑袭上家康满是皱纹的老脸。如果这个计划实现的话，德川家的命运就真是掌握在忍者一族的手中了。但是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确实又是家康自己的命令。

三

甲贺、伊贺忍者和德川家的渊源，说来话长。

说到忍术，为什么会成为甲贺和伊贺的独门技艺？这其中有着地理和社会历史的多重原因。首先是甲贺和伊贺两地复杂的山谷地形，众多小土豪割据一方；其次是接近京畿，历来平家、木曾以及义经的残

党都潜伏于此；三是这里曾经也是南北朝战争的必争之地。然而具备这些条件的，其实也不仅仅只有甲贺与伊贺。

总之，壬申之乱中挑起叛乱的大海人皇子就曾经留下使用忍者的记录，也有传说认为，义经的家臣伊势三郎义盛本身就是伊贺的忍者。近江望族佐佐木六角入道在对抗足利将军的时候，派出甲贺的忍者，让足利军颇为头痛，史称“甲贺钩之役”。由此看来，伊贺和甲贺的忍术可谓是源远流长。而且，这些史迹还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就是忍者总是和当权者对立，这也是其反骨，抑或诡秘的野性的反映。

进入战国时代，忍术的用途更加扩大。谍报、侦查、暗杀、放火、散布谣言——群雄竞相使用忍者，并称之为“夜盗组”、“乱波”、“透破”等。甲贺和伊贺通过实战证明，他们乃是众多忍术门派中最精妙的忍术。于是战国群雄争相收买甲贺和伊贺忍者为其效力，相应也就产生了“甲贺五十三家”、“伊贺二百六十家”等诸多忍术流派。

但是，忍者终于也有覆灭的一天。随着织田信长一统天下的步伐，忍者也不得不正面对抗信长的铁蹄。忍者和织田的对抗，有伊贺甲贺靠近京畿这一地理上的原因，但说到底，虽然信长也曾大量利用忍者，但信长先天就不喜欢忍者这种充满诡秘色彩、神出鬼没的族人。忍者和织田之间的这场对抗，史称为“天正伊贺之乱”。

原来伊贺和甲贺的小土豪都是分成各家各派，遭此大难，终于团结在一起。经过多次战斗，尽管忍者集团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，然而他们的抵抗也非常有效，不仅织田军遭受了巨大的打击，就是织田信长本人也多次遭到狙击，差点失去性命。所以织田对忍者的杀戮也是毫不留情。不仅城池全部烧毁，神社和寺院也破坏殆尽，信长甚至下令军队，对于忍者，不论僧俗男女，全部杀死。幸存的忍者不得不四处逃亡，其中多数逃到了三河附近，也就是德川家的境内。这是因为，伊

贺的望族服部半藏以前就已仕官德川一族。

德川家康一向对甲贺和伊贺的忍者非常关心。家康早就认识到了忍者的利用价值，这可以从后来幕府的一个重要制度——谍报制度看出来，为此家康一直留心召集甲贺和伊贺的忍者，并让服部半藏做他们的首领。

服部家据说是平家的末孙，也有人说是以前统领伊贺一郡的名门。家康这时已经非常倚重服部半藏，信康自杀时，家康派遣半藏担任使者就是明证。天正伊贺之乱以后，家康逐渐变成了伊贺和甲贺忍者的庇护人，服部半藏也确立了他在忍者集团中最高统帅的地位。

家康对伊贺和甲贺忍者的大力保护，日后在他政治生涯中遇到“第一大难”，也就是翻越伊贺加太山的时候，得到了报答。原来在本能寺之变的时候，家康本来应信长之邀在京都大阪一带游玩，由于事变突然，家康与自己的属地三河断绝了联系。由于随从来本不多，加上进退两难，家康甚至考虑要自杀解脱。此时，服部半藏发出命令，召集了三百名甲贺和伊贺的忍者，平安护送家康经由山城往甲贺，再通过伊贺抵达伊势。

半藏因此立下大功，后来被任命为服部石见守，在江户麹町受封土地，成为了伊贺同心二百人的首领。现在日本东京半藏门的地名，就是因为该地位于半藏家的门口。另外神田的甲贺町，四谷的伊贺町，麻布的笄町（甲贺伊贺町）等地名，也是由于那里曾是甲贺和伊贺忍者的住所。也只有家康，巧妙地驯养了忍者一族。

尽管如此，家康对半藏也不是绝对没有怀疑和不满。尤其是到了家康的老年，他看半藏的眼神也越发阴暗。看到半藏，他就会想起死去的信康。信康自杀是家康自己的命令，这也就让家康更加悔恨，因为他本意并不想让信康死。对于极少犯错的家康而言，信康之死是他